

布
老
虎
随
笔



粗 饮 茶



张承志 = 著

嵌在门框里的绿色 / 饮虎池
以笔为旗 / 天道立秋 / 夏台小忆
击筑的眉间尺
撕名片的方法 / 北方女人的印象
对奏的夜曲 / 奔赴休息
树梢上的心 / 面纱随笔

马的颜色 / 墨宝和纪念照
狗的雕像 / 忘掉了丝绸路 / 生若直木
与草枯荣 / 二十八年的额吉
一页的翻过 / 粗饮茶
祝福北庄 / 一册山河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粗饮茶

张承志 = 著

cu yin cha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粗饮茶 / 张承志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1
(布老虎随笔)
ISBN 7-5313-2500-4

I. 粗…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9787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203mm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1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责任校对: 朱立鸿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小跋

我一直害怕自己成了一种晦涩的专业户。灰色，晦涩，难懂，都不是我本意的盼望，更不是好东西。无奈写来写去这样的形象还是多少形成了，应该说也多少有了这样的缺点毛病。平日读书多不沾文学，要是接触一点我大都读性灵派作品。

西海固的农民兄弟多不夸奖我。向他征求意见，他不满地说：不好懂！

我懊丧地说：写得不好？他或者脑子一转抱歉地说：俄（我）没（读木）文化。或者不啰嗦干脆说：俄看不来！

所以若是自己偶尔有些活泼易懂的篇什，我就特别高兴。因为深刻的思想，绝非一定皱着眉头；而真知灼见倒往往是平易好懂的。借着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好意，我搜罗了一遍，凑成这个小集。这一回大约都比较好读？我有些忐忑不安。

但愿我的作品能达到粗茶的水平，能解渴，有味道。

2002年9月，编后补记



目 录

布老虎随笔 郑 洪 岩

1 / 小跋

上 编

3 /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5 / 汗乌拉

8 / 大河家

12 / 饮虎池

16 / 背影

21 / 以笔为旗

24 / 天道立秋

28 / 东本愿寺

31 / 夏台小忆

34 / 爱花说

39 / 静夜功课

43 / 击筑的眉间尺

50 / 凝固火焰

62 / 撕名片的方法

69 / 高贵的精神

77 / 北方女人的印象

83 / 听人读书

90 / 荒芜英雄路

98 / 危险的生命

101 / 达坂城的寒夜



105 / 对奏的夜曲

下 编

111 / 日文《鞍与笔》前言自译

115 / 奔赴休息

120 / 江南一叶

124 / 马的颜色

126 / 墨宝和纪念照

129 / 弟弟们

135 / 树梢上的心

140 / 面纱随笔

145 / 狗的雕像的联想

157 / 忘掉了丝绸的古路

162 / 生若直木

165 / 与草枯荣

178 / 相约来世

182 / 二十八年的额吉

197 / 一页的翻过

201 / 粗饮茶

213 / 祝福北庄

223 / 一册山河

238 / 首届“爱文文学奖”获奖致辞

上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

—

对我来说，它位于整个北亚草原的处处。

在天山深处的哈萨克家里，我的视野和瞳子受过一次烙烫般的冲击。那是从毡房深处，穿过敞开的木扉，一方亮得耀眼的、鲜嫩欲滴的绿色正嵌在那里。山麓的松林、满漾的草潮在那长方形的绿彩里浮动摇曳，生灵般栩栩如生。哈萨克的孩子们拥有这样的视野，而且是从孩提时代——我这么想着，总觉得自己悟出了一个什么道理。

后来我心里便存上了这么一个意象。我多次在文字中提及它。在一篇记叙自己人生美丽瞬间的作品中，我把在那一方明亮绿色中穿来穿去的孩子，写成了一个绝美的少妇，记不清她是克烈部落的，或是属于柯扎依部落。在另一篇描写休息之家的短文里，我把这个意象的场景改成蒙古草原，把穿行闪烁于那方绿色的人物，换成我家的五一。但我始终觉得描写乏力，

摄影更乏力，我表达不出——门框嵌住的一方明绿带给我的感受。

二

人要获得怎样的机缘，才能和美如此接近呢？人若是生于如此的美景，又会被造化怎样的气质呢？人要是怀着这样的蕴藏和气质，又为什么默默无语、不求表达呢？

这个问题，其实极其重大。

我曾经非常考证地问一个哈萨克：“以前，天池真的只是你们部落的夏营地吗？”

“是的。我一千个保证，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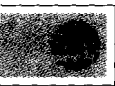
他不仅斩钉截铁，而且充满哲理地直视着我回答。

那么我就懂了。为什么我们和别人，和那些精英大家总是格格不入？为什么人与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哲学、倾向，以及立场？——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血性不同。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由于哲学，而是由于气质。

气质和血性，如天山上的冰川一样，是一切的源头。也许我热爱的气质，我珍惜的血性，它的起源还是一个谜。但这仅仅是就我而言。对天山和北亚草原的牧人们则不同，他们的美质，起源于无双的美景，孕育萌生于自由自在的大自然。这样的牧人天地，完全不同于制造轻狂文人的单元小区，这样的天人和谐、地杰人灵，是造物千年一施的美意。

以后，它就要退隐消失，一逝不返了。

1999年2月



汗 乌 拉

汗乌拉一共有几处？这在锡盟不容易弄清楚。在乌珠穆沁，著名的汗乌拉（蒙语：王之山或山之王）有三座。据我看来，当然我们的汗乌拉又是这三王之中的大王。

首先，我们的汗乌拉坐北朝南，两襟分别是那两个小王：沙麦汗和西乌汗。其次，不仅位置在地理风水之正中央，而且上面一字甩手并排九堆大敖包——汗敖包之祭，按牧民讲，只要白色食物（奶酒奶酪）一供，天灵地感，立即落雨。

第三，我们的汗乌拉山北，是一片密密丛丛，大小地名数十个，丘陵沟壑重重。山南一马平川，开阔草原——而这西南的开阔地两翼各有一条竖山流脉而下，沿这两道小山脉，凿地九尺便是一口好井。第四，我们的汗乌拉形状庄严，两襟舒缓，山顶高耸，像一座低平的金字塔。山顶与山腰相连处，独眼般生着一簇杏树。

我当知识青年时，经常和其他汗乌拉籍的知牧（按“干群、警民”等汉语新词读解）恶战，争论山头的大王小王问题。他



们说：爬上那个汗乌拉能看见内蒙古四十九旗。我就说：我们这汗乌拉上头能看见外蒙古五十一旗！抬杠顶牛到了极端时，问他一句：“你们那山有山眼睛吗？”非常灵，他们马上没词儿了。

风水学——勘輿之学认为：人杰地灵，物华天宝。这不仅仅在中原有超验之明，而且在草地也不敢小视。

大名鼎鼎的摔不倒（用马竿在马疾驰时套得它一跤摔倒）的儿马——安巴·乌兰，乃是在汗乌拉山麓长大。同时，传说般的黑马五兄弟，也是汗乌拉马群的明星。在全旗知识青年中最出色的好狗（能辨别全东乌旗知识青年气味）奥登·阿尔斯楞（无尾狮），又是汗乌拉的出身。六十年代某年大旱饮遍六群马十群牛几十群羊仍不枯干的无底井泰莱姆·忽都格，亦在汗乌拉区划之中。

人更是如此。

笔者本人敢以一支笔求生存，当然全是因为汗乌拉风水的缘故；而我终生认为导师，哪怕时事逝去二十年仍然认定她是导师的我家额吉，也是在汗乌拉草原创造了她不朽的人生。此刻，她已经七十一岁了。

走遍北亚半个世界，才深刻地悟出了汗乌拉的存在方式。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牧区，才知道汗乌拉草原的富饶。

东北角有险山，足以抗御寒风危难；西南角有大湖，似开放似阻拦。西北连向古歌《阿洛淖尔》，使儿童从小知道憧憬，东南条条大路，把内里和外界相连。——加上北方一线连山，南方一道碱滩“戈壁”，汗乌拉圣山居中，享有八十里方圆。如此的地理，简直是绝了！

——我的文章，读着知之者会深得三昧，不知者会觉

得我故作大言。我并不想辩解。我只为知之者写，也只为抵抗将来的文化侵略者写。十九世纪的汉学大师 de Groot，在其巨著《中国宗教体系》中入木三分研究了中国民间思想，最后还是以一顿训骂收尾。值此世纪末，会有人向如同汗乌拉那样的腹地深处插手的。在他们的洋洋万言之前，我的小文会成为一块小小的“石敢当”，等着杀杀他们的锐气。

无论如何，外人永远也看不见汗乌拉草原除了斑斑营盘座座毡帐外没有一间土房的风貌了。也看不见树关节砍成的轮瓣、半圆的毡圈、白布缝的袍子、自己舂的黑炒米了。也看不见两千匹马一齐狂奔时的伟大景象了。真知灼见仍在生活的、真实的人们心里藏着，尽管汗乌拉山永恒不变地矗立不动。

1991 年 4 月



大 河 家

大河家是一处黄河渡口。

年年放浪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之间，大河家便渐渐地成了自己的必经之地。它恰像那种地理教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

这些地点，一旦了解多了，去熟了，就使人开始依恋。半年一年久别不见，特别是像我此次离开祖国两年之久后，从归国那一瞬起便觉得它们在一声声呼唤。真是呼唤，听不见却感觉得到，在尚未立足脚跟放下行李前，在尚不能马上去看望它们之前，该先在纸上与它们神交。

大河家是甘肃南缘边界上的一个回民小镇。密集的，土夯的农家参差不齐地排成几条街巷，街头处有一块尘土飞扬的空场，那就是著名的大河家集。店铺簇堆，人马拥挤，集上半数以上都是头戴白帽的回民。清真寺的塔尖高

出青杨树的梢头，远近能看见十几座之多，惟熟知内情的人才知道每一座的源流、派别和历史。

当然，任何一处黄河渡口都使人激动。而大河家渡，不仅有风景的壮阔悲凉夺人心魂，而且有一股平和与自然，使人可以获得宁静。

几条土巷，攒尖般汇在一起，造成了集。出集百步，便是咆哮黄河。在这里等摆渡，一眼可以看见甘青两省，又能同时见识回藏两族。傍大河家集一侧是甘肃，黄土绿树，戴白帽的回民们终日在坡地里忙碌。大河彼岸是青海，红石嶙峋，肤色尚黑的藏人们隐约在山道里出没。大河家，它把青海的柴禾和药材，把平犄角的藏羊和甘肃的大葱白菜，把味浓叶大的茶——在轰鸣滚翻的黄河水上传递。

河上悬空吊着一条拳头般粗壮的大铁索。一条大木船挽在这悬索上，借黄河水的冲力，用一支舵使船往返两岸。船入中流时，那景色十分壮观。在颠簸如叶的渡船上，船客子扳牢大舵，把黄河的千钧水力，分成了横渡的巧劲。

此地指行业为客。割麦人称麦客子，船把式称船客子，淘金人称金客子。船撞入漩涡时，水溅起来，岸上船上的人都怔怔地看。使船时的吆声是听不见的，在大河家，永远地充斥着河谷的，只有黄河跌撞而下的轰轰涛声。

清晨时分，因为黄河走得太急，过水太多吧，整个河谷白蒙蒙地罩着浓雾，听得水响，不见河流。渐渐天热了，阳光照透了雾，才看见平素黄河的雄姿。那黄河太漂亮了，衬着一面被它在古时劈开的红石头山，衬着被它滋润得冲天的茂盛青杨林，一川狂怒狂欢的黄河水，不顾性命地尽管奔流。

我住在韩三十八家里已是第几次了，现在回想着已经数不

清楚。此刻从远托异国的逆旅归来，仿佛中我又住进了他那院里。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院角有一个换水沐浴的棚子。

韩三十八今年应是八十岁，明年若抱成个孙子名字正巧该叫韩八十三。他也喜欢看河。黎明时，雾罩河，他一声不响地凝望着那一川雾。水汽渗在他脸上的皱纹里，我猜不出他在看河时想些什么。

他从死地里挣着命回来了。五十年前他是马仲英的护兵。在喀什以南的戈壁滩上，他们捏着步枪疯跑，天上的飞机追着他们剿杀。那是没有边的大戈壁滩哪，不知道人怎么能跑过飞机。队伍灭了，他和几个大河家同乡钻进了昆仑山。

沿着昆仑山北缘，沿着塔里木沙漠南缘，他们几个大河家男子逃回了家——世界上著书立说的探险家谁走过这样的路线？我在有一年坐飞机去喀什，从舷窗里可以看清烈日下沙漠中的每一丛蓬蓬草。我觉得恐怖，飞机追着逃跑的人打，战争看来确实无美可言。

韩三十八老汉和我看河，总是默默不语。他从来不提及当年马仲英的神话，也不讲他见识过的血腥沙场。这对我这个求学者不免可惜，因为我只有凭自己猜想了。

逃回大河家以后，他干尽了渡口远近的一切营生：筏客、金客、麦客，卖过茶叶，走过私，闯过藏人地方。黄河是他的家路；他说过，只要挣上了钱，就找河。在任何一个渡口搭上个筏子，或是再当个筏客子再挣几个钱，不多久就能与他的撒拉妇人相遇。这真是一种准确的地理：任世界再大也不难找到黄河，河水一直流向家门，正因此